

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；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我们应该感谢杜牧，每当清明，中国人便想起这首诗，感伤却又美得如画。

草长莺飞、花红柳绿固然是诗，祭祖怀远、哀而不伤又何尝不是？自唐以降，这首诗便直接影响了清明时节，从而使人们领会，即便祭祖扫墓，也应该洋溢诗的基调，而不只是弥漫着哀痛。

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，孔子从不说鬼神之说不存在的东西。子路曾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鬼神，孔子一句话堵了回去，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”。人先做好人之事，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些事情没做好，却时刻想着侍奉

天籁

又到了清明时节。

我回到了故乡，那个养育我30年的边陲小镇。老家只剩下一栋破房子，但回乡的心仍旧火热。年少时最急切想逃离的地方，成了心中最美的光。

北方的4月，风中还带有丝丝的凉，透着阴冷和寂寞。深吸一口气，夹杂着久违的家乡独有的味道。走在通往老房子的路上，旧街亲人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，年纪越大，亲人离开的就越多，我沉重的心写满了孤独。

老房子早已是残垣断壁，满院的杂草诉说着凄凉，外婆曾步履蹒跚精心照顾的菜园，也写满了沧桑；屋内的炕已塌陷，凹凸不平的炕面上还留着一口大箱子。小时候，这个箱子里外婆装满了好吃的东西，会散发出苹果的清香。

屋内泛黄的墙壁，在阳光映射下铺展成一道道斑驳画卷，写满了岁月年轮的痕迹。厨房的那口大锅结了厚厚的灰尘，这口锅见证了多么繁忙与欢笑，温暖与幸福。

这一刻，我仿佛看到烟火缭绕中的外婆，做着大锅菜，蒸着热气腾腾的馒头，每次都把最大一块肉偷偷留给我。我蹲坐在灶坑旁添着柴火，却烧着了堆砌的秸秆，瞬间火起，吓得我直喊：“外婆，外婆！”外婆也不会怪我，只是摸着我的头，眼里写满了温柔。

听妈妈说，我小的时候，外婆要常常抱我，夜深的时候也要抱着，累得外婆直不起腰来。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可外婆也病了，只能躺在炕上，起身都要人抬。我端着煮好的鸡蛋糕喂到她嘴边，给她按按肩膀，给她讲笑话。她不说活，但是每讲完一个笑话，她都会配合着我笑，哪怕笑话并不好笑。

外婆去世那天，外面飘起了雪花，灰蒙的天让人孤寂。外婆也变成雪花了吧，不用一直躺在炕上了，像孩子般随风轻盈舞动。每当下雪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外婆了，天上一定很美吧，离开的人是没有回来的。

外婆走后的几年，我也离开了家，去往繁华的都市。可走了很远才明白，当初平凡无奇的家，藏着最爱我的人，最惬意朴实的生活，最安稳踏实的幸福。

要离开老房子了，我又回望着。我看到了屋顶上徐徐的炊烟，还有外婆笑着站在门口……

■本版摄影 苗青

又到了清明时节。

我回到了故乡，那个养育我30年的边陲小镇。老家只剩下一栋破房子，但回乡的心仍旧火热。年少时最急切想逃离的地方，成了心中最美的光。

北方的4月，风中还带有丝丝的凉，透着阴冷和寂寞。深吸一口气，夹杂着久违的家乡独有的味道。走在通往老房子的路上，旧街亲人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，年纪越大，亲人离开的就越多，我沉重的心写满了孤独。

老房子早已是残垣断壁，满院的杂草诉说着凄凉，外婆曾步履蹒跚精心照顾的菜园，也写满了沧桑；屋内的炕已塌陷，凹凸不平的炕面上还留着一口大箱子。小时候，这个箱子里外婆装满了好吃的东西，会散发出苹果的清香。

屋内泛黄的墙壁，在阳光映射下铺展成一道道斑驳画卷，写满了岁月年轮的痕迹。厨房的那口大锅结了厚厚的灰尘，这口锅见证了多么繁忙与欢笑，温暖与幸福。

这一刻，我仿佛看到烟火缭绕中的外婆，做着大锅菜，蒸着热气腾腾的馒头，每次都把最大一块肉偷偷留给我。我蹲坐在灶坑旁添着柴火，却烧着了堆砌的秸秆，瞬间火起，吓得我直喊：“外婆，外婆！”外婆也不会怪我，只是摸着我的头，眼里写满了温柔。

听妈妈说，我小的时候，外婆要常常抱我，夜深的时候也要抱着，累得外婆直不起腰来。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可外婆也病了，只能躺在炕上，起身都要人抬。我端着煮好的鸡蛋糕喂到她嘴边，给她按按肩膀，给她讲笑话。她不说活，但是每讲完一个笑话，她都会配合着我笑，哪怕笑话并不好笑。

外婆去世那天，外面飘起了雪花，灰蒙的天让人孤寂。外婆也变成雪花了吧，不用一直躺在炕上了，像孩子般随风轻盈舞动。每当下雪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外婆了，天上一定很美吧，离开的人是没有回来的。

外婆走后的几年，我也离开了家，去往繁华的都市。可走了很远才明白，当初平凡无奇的家，藏着最爱我的人，最惬意朴实的生活，最安稳踏实的幸福。

要离开老房子了，我又回望着。我看到了屋顶上徐徐的炊烟，还有外婆笑着站在门口……

■本版摄影 苗青

新格言

我嫁到这个家，一直都跟着公婆生活。洗衣做饭、照顾孩子，所有的家务都是公婆料理的。他们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把好吃好喝的都留给我。我待他们也像对自己的亲生爸妈一样尊敬孝顺，我们这个家，让邻里、同事羡慕。

可我这个，做事比较执着任性，用婆婆的话说，“她妈妈比较强硬，自己学习工作都要好，孩子还要比人家的好！一旦达不到自己的目标，就唉声叹气，抱怨这抱怨那，甚至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几天脸就瘦下去了。”这时公公就和声细语地说：“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什么事你只要尽力了就好，不要太在乎结果，更不要给人家比较。”

可是当时我不懂这句话，以为只要耕耘，就得有收获。从来没考虑过自己的智力、能力不如人，更没考虑过还有个天地利人和啊。

现在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，心柔软多了，冷静多了，心平气和多了，也知道了什么是长短、深浅和进退，还常用这句话教育孩子，面对什么事都要沉稳冷静，淡定从容，全力投入，不评判、不焦虑，以平常心看待事情的结果。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，只要努力了，不断地跨越了障碍，经历也许比目标更有价值，过程远比结果更宝贵。

咱微山是1953年建县，我公公是1956年从省教育学院毕业，被分配到微山县第一中学任教的，在这所微山县当时的最高学府工作了7年。后来放到微山三中——两城桃花山下的旧校工作，一直到退休。他个人工作的事，公公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，我所叙述的，都是

奇迹人文

# 哀而不伤岂非诗意

张培水

鬼神、讨好鬼神是不明智的。

儒家不信神，它的庙堂里只供奉着人：圣人和祖先，从来没有神仙。祭祀祖先，既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也不是神的暗示，的确是人间要做的大事之一，是发自肺腑的一种思念之情。

世上许多事情，人都无能为力、无可奈何，比如生老病死，但可以表达哀伤、思念、追慕之情，因而祭祀包含诗意的。所谓诗意，不过是与我们的内心紧密关联而已。

清明祭祀，不是迷信的，而是诗意的。人心有两面：理智的、情感的，“人死如灯灭”，理智告诉我们，亲人去世再也不会复活，似乎连丧礼都不必举行。但情感告诉我们，我们希望他还活着，希望他还能陪伴我们，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很好地生活。

孔子说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人应该避免走极端，把知道的和希望的，把理智的和情感的巧妙结合在一起，剔除掉迷信和神话，剔除掉冷漠和残忍，以礼祭之，便充满了温情和诗意。

祭祀不仅是一种活动，更是一种文化。文化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，核心指向人的情感世界。我们情感的满足可能不够理智，但人不能光凭理智生活。我们情感的满足可能不够科学，但情感和科学之间不能划等号，而且我们并不反对科学。

我们采取中庸的方法，在两难之间、矛盾之中，以出于对祖先的孝敬之情而祭祀，这情感就摆脱了功利的、世俗的、神话的，甚至作伪作秀的，从而更加澄澈透明、纯粹干净、深沉浓厚，因而便是诗的，而非迷信的。

清明祭祀，不是形式的，而是诗意的。孔

岁月霓裳

清明节前夕，当我再一次来到老家，已没有了母亲在门口的等候。打开锈迹斑斑的大铁门，院子里那棵银杏树还在，已没有了母亲在树下坐着。院内的荒草已没过了脚踝，一切都还是旧时的模样，只是母亲啊，你在哪里？

在父亲去世的第8个年头，已经89岁的母亲总是说想去父亲的坟上看看。几个月前，母亲摔倒了，胯骨骨折动了手术，一直没有回到先前的状态，行走很慢且要拄着拐杖。她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在地里打药除草，胳膊被蚊虫咬得像癞蛤蟆皮，又渴又累回到家里，从缸里舀一瓢凉水，一口气喝下去的母亲了；再也不是那个一接到我要回家的电话，就急忙骑着三轮车到集上给我买鸭头、盐水老鹅、猪蹄子和熟菜，又回到厨房里给我做好吃的母亲了。

母亲从那时一天不如一天，自从父亲去世后，她孤单地一个人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，心中的孤苦如滔滔长江水，她要诉说给父亲听，也告诉她她想去看父亲了。

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，我搀扶她来到父亲坟前。寒风中母亲的哭声撕心裂肺、肝肠寸



我自幼踏实勤快，虽然好几个姐姐还未出嫁，可是我的衣服从来都不让她们洗。我洗自己的衣服，还常常去给娘抬水。

到了街上的水井旁，等着娘从井里提上了满满的一桶水，我在前，娘在后，抬着一桶水回家。娘爱惜我个头小，每次都是水桶尽量离我远一点，生怕累坏我不长个了吧。水桶离娘太近，娘有点近不开步，水桶也是摇摇晃晃的。

附近的一位邻家二哥，长得五大三粗，一身力气。退伍后在家里磨豆腐，而后走街串巷吆喝着去卖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劲，眼里就有做不完的事。

许是做豆腐要用大量的水吧，二哥每次都扁担挑着两大桶水，还多次地来挑。见我们母子小心翼翼抬着一桶水，到家又非常的近，就打趣说：“鸡蛋壳那么小的一个桶，还用两个人抬啊？”他边说边有意地一手提着一个水桶，大步流星地往家走。

脸谱

娘，我给您抬水去

张廷赏

我家的水桶虽然没有鸡蛋壳那么小，可也并没有多大，娘提着也轻松，只不过娘个头矮，走得快了，一不小心裤腿脚会溅上水。故而只要我在家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一旦见娘拿着水桶和井绳出门，我就拿着棍子，乐颠颠地帮娘去抬水，街坊邻居没有不夸我的。

我们家往东走一段路，也有一口水井，井比较深，我们很少舍近求远去那里。可是有一天，娘要去那边打水。原来是她听说，紧挨着水井前面有家女主人的母亲来了，娘就想趁打水去问候。

那户人家与我们同姓，那女主人还很年轻，而论辈分我要称奶奶。可巧那女主人的娘正在井边洗衣服，我娘放下水桶，亲热地过去打招呼，很口甜地一口一个“姑娘，姑娘”叫着，“你来几天了……”如同城里人叫姥姥一般。

时至今日，小水井还在，锈迹斑斑的水桶也在，打水的水桶也在墙角。娘她老人家却已去世30多年了，今生我再没有机会弥补我的过失，欠娘一个仟悔！深深自责。

不知不觉，清明节又来了，娘，您那里有水桶吗？您那里怎么吃水呢？走，我给您抬水去……

文学中找到的乡愁

断，趴在父亲的坟上，说什么也不愿意走了。我担心母亲，就强行把母亲扶起来架走了。我看着风烛残年的母亲，心中的酸楚无以言表，这里也将是母亲的归宿。

每当我回城的时候，母亲都站在大门口目送着，而我也每次都要回头再一次看看母亲，而每一次看到的，都是母亲依然站在那里，她要看着我远去，直到看不见。

在去父亲坟地两个月后，母亲也走了，永远离开了我，再也无法疼我了。而我也只能到坟地看母亲了，“一方矮矮的坟墓/我在外头/母亲在里头”。

走遍万水千山，归来已不再是少年。挥不去的乡愁，萦绕在心头。乡愁又是什么呢？乡愁是时间的过去，是空间的远方，是挥之不去的当年模样，是对故乡对亲人深情的回望，是历经岁月磨砺最后一丝温存的念想。

不管人们走到哪里，土地就在那里，故乡就在那里，父母就在那里。在时光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中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自己站成星空下的一棵树，日夜眺望着他们。

盛典

悲怆里永恒的美好

韩红岩

又到一年清明了，也到了娘的忌日。娘很可怜，很小的时候，姥爷和姥姥都去世了，就特别喜欢有老人的家热闹，有人疼，有人爱。所以，找了父亲家，有4个老人，父亲姐妹4个，一大家子人，可真是热闹了。但并不是像娘想的那样好，那样亲昵。那时候，家里很穷，做一顿饭，等到老少吃完，到娘吃饭的时候，剩下的也不多了。

娘是个很孝顺的人，自己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省下下来给老人买吃的穿的。记得那一次，娘买了两个刚下来的新鲜南瓜，说是先给老爷爷家送过去一个，然后这个，我们姐妹分着吃。谁知舅妈路过我家，娘又给舅妈一个，带回去给舅舅。毕竟当年是舅舅让娘去上学，虽然没能让娘上大学，但是娘也一直感激，牵挂舅舅。

剩下这个南瓜，娘让我给老爷爷家送去。眼巴巴地看着南瓜捞不着吃了，我心里生气，也不能说什么。那天不知怎么了，我从娘手里接过南瓜时，一下子掉在地上，被跌成了七八块，我也傻眼了。

娘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我揍了一顿。之后娘又心疼地抹着眼泪捶打着自己，又把南瓜拾起来，冲洗干净分给我们吃了。我家每次做好吃的，娘就先让我给老人送去，然后给父亲留出来，想着这个挂着他那个，从来也没有为自己想想。

娘是个知识丰富的人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就是因为姥姥去世早，舅舅家没人看孩子，大字不识一个的舅妈不让娘上学了，给她看孩子。娘是个豁达的人，从来没怨恨舅妈，还教她侄女学习，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重点中学。我知道娘心里有个结，自己没能上大学，是个遗憾，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，时常嘱咐我们好好学习，来完成她的心愿。

爹成天在外忙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要靠娘操持，照顾老人孩子，下地干活。空闲时，做一点加工活，再赚一份钱，贴补家用。娘总是起早贪黑，没日没夜地干活，落下一身病。为了省钱供我们上学，不到实在坚持不下去，娘不舍得买药吃。病一拖再拖，最后无法医治，娘离我们而去了……

又是一年了，祭奠娘的日子，摸着那本娘省下买药钱，给我买的诗集，思绪万千，含泪为娘写下许多诗篇，来告慰娘的夙愿和牵挂。

又是一年清明了，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清明节，扫墓，荡秋千，插松枝，撞鸡蛋，扎花圈，很多的习俗在记忆里呈现，娘做燕子的情景更是难忘。

选出来头等的面粉做面燕子祭祖，是一种传统的习俗；怀着感恩去做，也是一种孝心，是对以后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娘用自己每次做馒头留下来的酵母，用温水泡了，加水澄几遍，加上面粉搅拌均匀，醒上四五个小时开引子，再和上面揉匀。

那个时候不舍得买白糖，就放上几粒糖精，一样甜滋滋的。做燕子的面必须要硬，做出来才能有形。娘用剪刀熟练地剪着燕子的翅膀，向上一别，搭起来，然后把花椒粒给燕子按上当眼睛，看起来黑溜溜的，像真燕子一样。

那时家里很穷，醒好的燕子上锅煮熟以后，娘挑出来最好的燕子上坟祭拜祖宗，回来之后就送给老爷爷老奶奶吃。剩下的几只，每个人自己挑选一只。

我家有棵松树，老人都说清明节的时候折一块松树枝，插在头上会聪明清醒的。老爷爷不喜欢别人折我家的松树枝，就跑到我家门口看着。娘呢就说：“这人家好不容易来了，就折一块儿分吧，来年还能长出一块大松树枝呢！”

清明节的早晨，娘会煮上提前攒着的鸡蛋、鸭蛋、鹅蛋。放在饭罩子里，让我们姐妹几个大抓抓，能抓几个算几个。为了多抓几个，我演练了好久，怎么样能多抓几个。然后舍不得吃，偷偷放书包里，去和同学们碰鸡蛋。我都对着阳光仔细辨认过，哪头不缺血就硬，那样撞不破。谁的鸡蛋不破谁就赢了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村东头靠场院的十字路口，几个结实的大男人刨好两个大坑窝，找来两棵高大直溜的松木窖在树窝里。然后在松木两顶端拴上粗绳子，拴一个大大的秋千就竖好了。胆大的就争先恐后地坐上去荡，绳子两端还站着两个推秋千的，一拨老高，看得我心惊胆战。

最让我自豪的，是为先烈们折纸花，扎花圈。娘心灵手巧，在家里找来粉色的皱纹纸，裁成1厘米宽，来回折，折了十多条。然后横竖铺好，中间用细绳扎起来。然后再把折好的纸条伸开，叠起来，就成一朵纸花了。

我就把娘折好的纸花拿到学校交给老师，老师就把收起来的纸花扎成花圈。清明节的早晨，几个人抬着花圈去给烈士扫墓，把准备好的祭文拿出来朗读。那一刻，庄严肃穆，被先烈们感动着，激励着。

又是一年清明了，我也学着娘那样做燕子，用心去做，不由得感叹母亲的心灵手巧，怀念母亲的知性善良，才华横溢，教给了我很多知识。虽然都是小时候的事了，但在记忆里却是永恒的美好。

子说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”，很不赞成把祭祀和不祭祀当成一个样。若祭和不祭一个样，就意味着把祭祀看成了一种形式而非一种仪式。形式不过是走过场、摆样子、敷衍了事，而仪式的本质就是纯化人们的情感，即使从未和列祖列宗谋面，一样充满了虔诚和爱戴，从而使祭祀变成了诗与远方，变得更有价值、更有意义，甚至无法替代、不可磨灭。

对祖先的态度，是人生必须面对的问题。古人很有智慧，“事死如事生”，先人不在了，但孝敬之情依旧，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。这里的“神”是指精神。祭祀时，祖先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，仿佛在和祖先对话，心交古人，思接邈远，唯恐不周，唯恐有失。因而祭祀一定来自心灵，敏感的、细腻的、纯真的，无关风月，无关鬼神，这一切都是诗意的表达。一旦我们的心灵粗糙、愚钝和麻木，自然不再有诗情画意，也就无所谓祭祀了。

清明，不仅是一个节气和节日，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。“祭祀很中国”，千百年来，人们通过祭祀，在祖先和今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，活着的子孙祭祀祖宗，假以时日，自己成了祖先，后来的子孙一样去祭祀自己。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，这也是中华文明没有断裂的原因之一吧。



乡愁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思乡怀亲的呼声就不绝于耳，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诉。名篇佳作更是卷帙浩繁、精彩纷呈。或浓或淡的一怀愁绪，如丝如缕，一直弥漫至今。在一个个具体场景里，寄托着无尽的情思，安放我们的灵魂。

乡愁是陶渊明的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，是王维的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”，也是莫言家乡的红高粱，三毛梦中的橄榄树，余光中手里的旧船票。乡愁还可能是你我家乡的一条小河，是村头的一棵大树，以及大树下乘凉的老人，抑或追逐嬉戏的孩童。

乡愁也是一种集体意识，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便会产生无坚不摧的力量，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。文学中的乡愁，乡愁中的文学，如烈火般燃烧着，生生不息，在一种模糊的怅惘中，在不绝的追忆和怀念中，让我们尽情地倾诉吧。

新格言

那些留下的教诲

孔令娥

不亏，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，能够健康地活着，就得知足感恩。老人的回答很平淡、很坦然，他时常念叨着有恩于我家人的领导和同事、学生们，让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情。

我当时不明白公公的坦然、乐观，现在快退休了，方才顿悟。成功有两种，一种是名利上的成功，另一种是内心不弱小、不弯腰、不违背自己良心的事，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。可以默默无闻，但活得坦坦荡荡、问心无愧。就像颜回一样，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这些，都是我们人终身应该学习的。

还有一件时刻提醒我，教育我，让我终生难忘的事，这也是他的学生李作君老师多次说过的。当时公公在中一已受到限制，不让他代数学主课了，改教“卫生课”。

第一天上课，公公健步走进教室，抬头挺胸地站在讲台上，首先启发同学们：你们说，什么是“卫生”？男女同学七嘴八舌：把教室打扫干净是卫生，不乱扔纸片垃圾是卫生，不乱吐痰是卫生等等，有各种各样的答案。最后，公公用一

句话做简洁而干脆的总结：把东西放到该放到的地方就是“卫生”。全班同学热烈鼓掌。

我至今不知道，这个定义是公公的领悟，还是书上的定义，但是80多岁的李作君老师至今记忆犹新，而且成了他一生对待自己及家庭卫生的准则。

但我却时常做不到，这也是我与夫君常冲突的根本原因。我什么东西都乱放，经常找不到擦脸的毛巾和钥匙，特别是工作忙的时候，把家里弄得一团糟，被夫君称为：没规矩。

一个人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太重要了，不好的习惯一生都难以改变。这也是我时常牢记公公教诲，把“东西放到应该放到的地方”的原因。

莎士比亚说：“一切都将成为过去，唯有美德能留传久远。”公公留给我们的，我却讲不出万分之一；公公对我的影响，我也写不出万分之一。只能在清明节到来之际，祝愿公公婆婆在天堂快快乐乐，一切安好。



盛典

悲怆里永恒的美好

又到一年清明了，也到了娘的忌日。娘很可怜，很小的时候，姥爷和姥姥都去世了，就特别喜欢有老人的家热闹，有人疼，有人爱。所以，找了父亲家，有4个老人，父亲姐妹4个，一大家子人，可真是热闹了。但并不是像娘想的那样好，那样亲昵。那时候，家里很穷，做一顿饭，等到老少吃完，到娘吃饭的时候，剩下的也不多了。

娘是个很孝顺的人，自己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省下下来给老人买吃的穿的。记得那一次，娘买了两个刚下来的新鲜南瓜，说是先给老爷爷家送过去一个，然后这个，我们姐妹分着吃。谁知舅妈路过我家，娘又给舅妈一个，带回去给舅舅。毕竟当年是舅舅让娘去上学，虽然没能让娘上大学，但是娘也一直感激，牵挂舅舅。

剩下这个南瓜，娘让我给老爷爷家送去。眼巴巴地看着南瓜捞不着吃了，我心里生气，也不能说什么。那天不知怎么了，我从娘手里接过南瓜时，一下子掉在地上，被跌成了七八块，我也傻眼了。

娘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我揍了一顿。之后娘又心疼地抹着眼泪捶打着自己，又把南瓜拾起来，冲洗干净分给我们吃了。我家每次做好吃的，娘就先让我给老人送去，然后给父亲留出来，想着这个挂着他那个，从来也没有为自己想想。

娘是个知识丰富的人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就是因为姥姥去世早，舅舅家没人看孩子，大字不识一个的舅妈不让娘上学了，给她看孩子。娘是个豁达的人，从来没怨恨舅妈，还教她侄女学习，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重点中学。我知道娘心里有个结，自己没能上大学，是个遗憾，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，时常嘱咐我们好好学习，来完成她的心愿。

爹成天在外忙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要靠娘操持，照顾老人孩子，下地干活。空闲时，做一点加工活，再赚一份钱，贴补家用。娘总是起早贪黑，没日没夜地干活，落下一身病。为了省钱供我们上学，不到实在坚持不下去，娘不舍得买药吃。病一拖再拖，最后无法医治，娘离我们而去了……

又是一年了，祭奠娘的日子，摸着那本娘省下买药钱，给我买的诗集，思绪万千，含泪为娘写下许多诗篇，来告慰娘的夙愿和牵挂。

又是一年清明了，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清明节，扫墓，荡秋千，插松枝，撞鸡蛋，扎花圈，很多的习俗在记忆里呈现，娘做燕子的情景更是难忘。

选出来头等的面粉做面燕子祭祖，是一种传统的习俗；怀着感恩去做，也是一种孝心，是对以后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娘用自己每次做馒头留下来的酵母，用温水泡了，加水澄几遍，加上面粉搅拌均匀，醒上四五个小时开引子，再和上面揉匀。

那个时候不舍得买白糖，就放上几粒糖精，一样甜滋滋的。做燕子的面必须要硬，做出来才能有形。娘用剪刀熟练地剪着燕子的翅膀，向上一别，搭起来，然后把花椒粒给燕子按上当眼睛，看起来黑溜溜的，像真燕子一样。

那时家里很穷，醒好的燕子上锅煮熟以后，娘挑出来最好的燕子上坟祭拜祖宗，回来之后就送给老爷爷老奶奶吃。剩下的几只，每个人自己挑选一只。

我家有棵松树，老人都说清明节的时候折一块松树枝，插在头上会聪明清醒的。老爷爷不喜欢别人折我家的松树枝，就跑到我家门口看着。娘呢就说：“这人家好不容易来了，就折一块儿分吧，来年还能长出一块大松树枝呢！”

清明节的早晨，娘会煮上提前攒着的鸡蛋、鸭蛋、鹅蛋。放在饭罩子里，让我们姐妹几个大抓抓，能抓几个算几个。为了多抓几个，我演练了好久，怎么样能多抓几个。然后舍不得吃，偷偷放书包里，去和同学们碰鸡蛋。我都对着阳光仔细辨认过，哪头不缺血就硬，那样撞不破。谁的鸡蛋不破谁就赢了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村东头靠场院的十字路口，几个结实的大男人刨好两个大坑窝，找来两棵高大直溜的松木窖在树窝里。然后在松木两顶端拴上粗绳子，拴一个大大的秋千就竖好了。胆大的就争先恐后地坐上去荡，绳子两端还站着两个推秋千的，一拨老高，看得我心惊胆战。

最让我自豪的，是为先烈们折纸花，扎花圈。娘心灵手巧，在家里找来粉色的皱纹纸，裁成1厘米宽，来回折，折了十多条。然后横竖铺好，中间用细绳扎起来。然后再把折好的纸条伸开，叠起来，就成一朵纸花了。

我就把娘折好的纸花拿到学校交给老师，老师就把收起来的纸花扎成花圈。清明节的早晨，几个人抬着花圈去给烈士扫墓，把准备好的祭文拿出来朗读。那一刻，庄严肃穆，被先烈们感动着，激励着。

又是一年清明了，我也学着娘那样做燕子，用心去做，不由得感叹母亲的心灵手巧，怀念母亲的知性善良，才华横溢，教给了我很多知识。虽然都是小时候的事了，但在记忆里却是永恒的美好。